

百大名
家著作
漢書評注

掃葉山房印行

漢書評註卷五十六

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真德秀曰西漢儒者惟一仲舒其學純乎孔孟其告君亦必以堯舜蓋七篇而後未有及者何喬新曰班振漢書范曄稱其詳而有體如賢良策載其三篇皆明於經術此詳而有體也林斯光曰大廷三策世以舒為帝勤於舒而君子則以舒為非勤也帝有喜容悅之心而舒每為愷切之論故屢對而屢問若拳拳於相與之誠而幸其言之達就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師古曰言新學者但就其舊弟子受業不必親見仲舒蓋三年不窺園。其積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士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關。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哀然為舉首。服虔曰子男服虔曰子號也。師古曰哀。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張晏曰勺周頌篇也。言能聖王已沒。鐘鼓管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成先祖之功。以養天下也。聖王已沒。鐘鼓管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庠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途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眾。師古曰翼助也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師古曰反還也還於至後正道也仆斃也音赴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諄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虜。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

以順適吾意者帝之私不能掩也其心誠密而其已疎矣舒豈樂為如是耶

宋祁曰只云禁紂之行語意常苦不了

張邦奇曰董子三策明天人之道達性命之原發治教之實可謂得孔門正傳足為百王之大法也曰治王世貞曰治安之於事也原道之於理也孟氏之後無伍矣何良俊曰董子天人策其道術最正此

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師古曰夭壽命也仁鄙性也鄙謂不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伊惟也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師古曰為鬼神所歆享德澤洋溢施庠方外延及羣生師古曰施亦延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師古曰猥積也并合也欲其一一疏理而言之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於執事書之不泄興於朕躬毋悼後害師古曰極中也公卿執事有懼有後害而不言也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自知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師古曰還讀詩曰夙夜匪解之詩也解讀曰懈書云茂哉茂哉師古曰虞書咎繇之辭也茂勉也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

儒者流也
今世所行春
秋繁露人謂
其出於董子
然其言多機
杼纖緯或者
其本之春秋
而難出於洪
範五行耶此
唐順之曰此
策暗對
茅坤曰首對
在仰承天心
而興教化以
善治
陳仁子曰為
學之道在致
知力行仲舒
斯言得聖賢
要指矣
隆按晦翁云
仲舒識得本
源如正心可
以正朝廷如
說仁義禮樂
皆其具也如
此說話皆好
隆按所錄者
非其道應所

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廼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入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箎弦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頌。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詩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大復於王屋。流為鳥。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也。此瑞也。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師古曰。周公視大鳥之瑞。乃曰復哉。此瑞也。亦見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衆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今文泰誓也。

由適治句
隆按風夜不
解即是勉強
行善即是由

茅坤曰董子
論居道而首
受命之符即

其學非孔孟
宗旨處

真德秀曰仲
舒之學粹矣

然不能不感
於符命此其

短隆按或問仲
舒見道不明

處晦菴云如
命者天之令

性者生之質
情者人之欲

命非聖人不
行性非教化

不成情非制
度不節似不

識性善模樣
性云自貴於

物云又似於
識得性善終

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

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本師古曰畜積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繆而妖孽

生矣師古曰孽災也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

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師古曰陶冶以喻鑄金也言天

似於此也人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

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天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

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師古曰甄作瓦之人也鈞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

鑄師古曰鎔謂鑄綏之斯傑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

端得之於正師古曰謂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

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

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

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

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

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蘇林曰卒以陽名歲尚德不

也即上所云王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

次春者是也

是說得間介
不分明端的

茅坤曰孔子

論春秋書春

王正月猶言

某年月日非

有他而析其

儒按而析其

義如此

茅坤曰此等

見解本六經

來

孔文仲曰班

固載仲舒漢

廷之策於史

其間講天下

治亂之理可

謂詳矣舉而

行之皆足以

助治而最可

施於今日者

惡以為莫如

天道先陽而

後陰王政先

論也

胡瑗曰仲舒

名儒也多所

春秋要義所

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

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

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

之意師古曰隱公始即位何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師古曰

稱元者善之長也故言元年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師古曰視春秋深探其

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

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師古曰

曰奸犯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

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

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

得致也師古曰鳳鳥河圖皆王者之瑞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

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

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

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

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

萬書平注

卷五十六

董仲舒

三

卷五十六

對切中當世之病如龍興百家表章六經其功不在孟子下何謂後而不切乎劉蕡雖直非其匹也黃履翁曰方武帝之初其時務莫切於正始今觀三篇之對議論淵源理義融藉勉強行道之論正心正官之論其有裨帝之初政不少真德秀曰此即大學心正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中庸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而伸舒得之其學粹矣黃潤曰董仲舒對策一正

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師古曰庠序教學之處也所以養老而行禮焉禮學漸民以仁摩民以誼師古曰漸謂浸潤之也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義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師古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心不則德誼之經為頑抵絕也扞拒也殊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其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

字公孫宏對策一和字便見其人品正

論茅坤曰興教禮法只在學枝陳仁子曰仲舒對策與龜錯公孫弘不

同皆自根本曰正心蓋大

學治國平天下之說也曰

強勉行道蓋

傅說行之惟

難之說也曰

教化曰尚德

教而不行刑

罰蓋孔子道

之以德之說

也使武帝能

用舒言即此

首策蓋有終

身可行者而

何待再策之

乎史謂天子

異其對而復

策之與之云

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

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於天。師古曰。大雅為政而宜於民者。固

當受祿於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

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鑒其對而異焉。及復冊之曰。

制曰。蓋聞虞舜之時。遊於巖廊之上。晉灼曰。堂邊廡巖。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

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宣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

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

陳於庭。而頌聲興。師古曰。兩觀謂闕也。大路。玉路之車也。干盾也。戚。鉞也。朱丹

列六十。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師古曰。瑑。謂彫也。一列。八天子八

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師古曰。督。視也。懲。止也。成康不式。四

十餘年。師古曰。式。用也。成。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

耗矣哀哉。烈誅殺甚衆。天下空虛也。烏虜。朕夙寤晨興。師古曰。夙。早也。寤。惟前

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師古曰。本。今朕親耕籍田。

以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

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師古曰。氛。惡氣也。充。滿也。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質

者見漢庭諸儒不明古學武帝不聞正論觀仲舒所言則驚異之而已
陳祐曰當武帝時仲舒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之對可謂深識治體矣然當時舉朝皆以其言為迂故帝雖納之而不果行逮季年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帝於是發仁聖之言下哀痛之詔仲舒之言實驗於此
宋祁曰但云庶幾乎則促而不緩必待意字乃自安
茅坤曰次對在興太學與

亂賢不肖渾殺師古曰貿易也渾殺難也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本無意乎意庶幾乎師古曰今詳盡也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於今而難行母乃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師古曰謂懼於文吏之法不當忌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師古曰方各悉對著于篇母諱有司畏有司而不極言明其指畧切磋商究之以稱朕意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禹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廼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師古曰避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師古曰謂若鼓方叔播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閔天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臣瓚曰皆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

擇守令及求
賢之大
隆按此策每
言為證此仲
舒所以為漢
儒宗
陳仁子曰武
帝再策首詢
奢儉帝於此
時雖有奸大
喜功之心而
未甚也仲舒
之對詳於求
賢之事則是
器於從儉之
說則非至曰
儉非聖人之
中制何也夫
奢云者不但
興土木但求
神仙邊邊功
皆自一念之
奢起而仲舒
何言不及此
乎

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師古曰見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
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
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
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
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
而自知也。孟康曰人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人
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應劭曰隨其材之爵祿以養其德。刑罰
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
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
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師古曰申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
貪狼為俗。師古曰狼性皆貪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本皆下有誅名而不察實。師古
責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
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憎酷之吏。師古曰賦歛
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并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
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

林希元曰此
承上文功不
加于百姓當
就政治上說
所聞所知皆
知也曰尊曰
行皆行也加
之意句應上
王心未加武
真德秀曰武
帝徒聞而不
尊徒知而不
行此其受病
之本故仲舒
箴之

林希元曰觀
仲舒所言當

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從。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
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聽歸誼。師古曰夜郎西南夷也。康居西域國也。此太平之致
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
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
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
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師古曰厲謂勸勉之。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
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師古曰關由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
應書者。師古曰書謂舉賢良文學之詔書也。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
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
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
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師古曰言小吏有為姦欺者。守貧窮孤弱。令不舉乃反與之交。易求利也。貧窮孤弱。
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
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
富訾。未必賢也。師古曰訾與資同。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所謂積日累久

時任官之法
則資格之法
當漢初已然
矣
茅坤曰責列
侯郡守二千
石進賢此亦
要領之言

陳仁子曰武
帝三策有條
貫未竟統紀
靡終而龜若
眩云者帝蓋
以仲舒所對
為尋常而不
知其為要也

宋祁曰道字
疑衍當作道

漢書評註

卷五十六

董仲舒

六掃葉山房

也故小材雖案曰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
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案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
肖渾轍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
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
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師古曰授之以官以使其材也徧得
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
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
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是天子復冊之制曰蓋聞善
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序天人之應上嘉唐虞
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師古曰寢古浸字浸漸也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
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本道作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
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師古曰或謂祖始也或謂
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
之究之孰之復之師古曰悉盡也究竟也詩不云序嗟爾君子母常安息神之聽
之介爾景福師古曰小雅復明之詩也安息安處也介助也景大也言人君不
當苟自安處而已若能靖共其位直道而行則神聽而知之助以

仲舒蓋執首
初正心誠化
之說以進足
矣何必多言
哉仲舒泛於
言武帝泛於
聽宜其策之
再三而不能
器行一語也
或曰武帝用
其說與太學
章六經黜百
家舉孝廉茂
材亦舉施行
矣本領不正
如未何
唐順之曰此
策明對
茅坤曰第三
對董子并按
問而條畫之
其所提挈處
在損周之文
以用夏之志
無與民爭財
利而一道術
宋祁曰法犯
罪多語中輕
重自偶易之

大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師古曰：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序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而學之蓋謙辭也。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師古曰：禹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微，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師古曰：古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

非是
林希元曰此
解命性情亦
說得是但質
樸之解似鴻
突

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
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
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
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師古曰。矜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
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豹檻虎。是以得天之靈。
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
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師古曰。處於安處善。然後
樂循理。師古曰。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
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聚少成
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晦致明。以微致顯。師古曰。晦是以堯發於諸侯。師
升謂從唐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
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
微者著。師古曰。能盡衆小。則致高。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
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師古曰。兢兢。戒慎也。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
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師古曰。長言身形之積惡在身。

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

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師古曰

響。故桀紂暴謾。師古曰謾與慢同讒賊并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

在天。師古曰晏然自安意也如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

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

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

復而不厭者。謂之道。師古曰復謂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師古曰言有

道故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師古曰眊舉其偏者以

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揅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

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庠。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

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

之揅當用此也。師古曰繼謂所受先代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

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

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

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師古

茅坤曰三王之忠質文廼其風氣之漸開而非以相揅也又曰孔子言殷周所損益正所以言其同道之未始不異於虞夏之際也

真德秀曰道出於性而性原於天仲舒此言即中庸之意
沈津曰漢儒必以仲舒為首三策之文偉矣其云道之大原出于天及正誼明道之語直追鄒魯匡劉而下不足數也
隆按劉貢父云致字當屬下句真西山謂周文不可盡變宜少損之夏忠則當極其用故曰致
宋祁曰止云予之齒是通上下殊非義也

政和平不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須教弊也。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師古曰致至極也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屋能勿失爾。若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師古曰息生也耗虛也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遊。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繇。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師古曰說遠也試述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師古曰返說遠也也。黨音反。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上齒傳其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翼者。兩其足。師古曰傳讀曰附附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著也。言鳥不四足食於力。不動於末。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師古曰囂讀與替同音。替替替眾怨也悲聲。身寵而載高位。師古曰載亦乘也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

隆按此上天
之理二句結
應上試迹之
古二句

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
師古曰畜。音子有反。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師古曰蹙。音子有反。民日削月朘。孟康曰朘。音揅。謂轉蹙歛也。寢以大

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師古曰。美饒也。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

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

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

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師古曰。公儀休。之其家

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師古曰。茹。菜曰茹。曰。吾已食祿。又奪

園夫紅女利序。師古曰。紅。讀曰工。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

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士推

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

具爾瞻。師古曰。小雅節南山之詩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威也。爾好誼。

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

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效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

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

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師古曰。此易解。乘車者。君子。卦六三爻辭也。